



陶勤之 著

天涯绝情剑

安徽文艺出版社

陶勤之 著

天涯绝情剑

(皖)新登字04号

天涯绝情剑(上、下册)

陶勤之 著

责任编辑:王谦元 装帧设计:郢继兵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蚌埠南空涂山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插页:4

字数:459,000

版次: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55-2/I·766

定价:1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十六回 孙飞虎智炸九墩塘 欧阳天义悔小南海

再说孙飞虎杀了那寻花作乐的日本军官，穿上他的军服，晃过了街上的日军巡逻队，闪身跃上夫子庙围墙外的一棵高大的树上，见庙内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影也没有，心里一惊。暗想：住着二十几个和尚的夫子庙，怎么会这样静？当下折一树枝，用重手法扔了下去。来个投物问路，一探虚实。只听叭的一声，那树枝击在后院的青石路上。

后院偏东北角有两间不大的禅房，平时专供小和尚起居用的。树枝落地后不一会儿，禅房门吱呀一声——拖着长长的声音，闪开了半扇，一位瘦小的和尚披着袈裟，先是不情愿地探出一个光头，又侧着身子从两扇门之间挤了出来。四下里看了看，见满天乌云，好似要下大雨了。和尚双臂一伸，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道：“深更半夜的，闹什么鬼！”

“看见什么了，小师弟？”房内一人问道。

“看见个屁！”门外的小和尚不耐烦地说道，“疑神疑鬼的，蛤蟆撒泡尿，你也以为是下大暴雨了。刚才一定是风刮断树枝了，还能有什么？”

“好了，好了，没有什么事就进来躺着吧，大师傅说明天还要做早课。”房内的和尚说。

“做早课，做早课！”那小和尚边说边向门内走去，同时又边回头，看了看黑夜中的天空。夜空浓云密布，借着微弱的光可以看到一团又一团的乌云，像一群群正在赶路的精怪，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中急驰，黑暗吞没了六安州这座古城。三进院子、坐北朝南的夫子庙的景物也模糊不清。天空和大地，近处和远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都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孙飞虎见那小和尚转身进了禅房，又等了片刻，才从树上跃进院内。一不小心碰倒了身边的一块竖着的青砖。孙飞虎觉得奇怪，院子的空地上为什么要竖一块砖呢？他忙扶起倒在地上的砖块，正要离去。那禅房的小门吱呀一声又闪开一条缝来。

“今晚怎么了，闹什么鬼？”先前那小和尚又探出头来。孙飞虎急忙闪身于黑暗处，学了几声猫叫。

“妈的，是这畜生在捣乱，害得小爷睡不安稳！”那小和尚边骂边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了过来，又“嘭”的一声关上房门。

孙飞虎轻轻地摸到慧仁住的禅房的窗前，轻轻地敲了三下窗户。过了一时不见动静，便又敲了三下。那声音好似风吹落叶，无意之中打在窗上一样。

不一会儿，房门洞开，孙飞虎闪身而入。一人上前抓住他的衣袖道：“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

给孙飞虎开门的正是慧仁。孙飞虎见慧仁对他的到来很吃惊，忙说道：“我是奉命而来，有要事要办。”

“怎么，你没有见到天禄？”慧仁大吃一惊，忙道。

“天禄？他上山去了？”孙飞虎问道。

“情况紧急，他不能不去。”于是慧仁将派天禄去送得到的情报及川岛也将率部偷袭大别山的事向孙飞虎说了。孙飞虎一听也吃了一惊，忙道：“难道天禄会出什么事吗？”

慧仁想了想道：“天禄精明过人，纵使有什么不测，他也会设法对付，我相信他会把情报送上山的。”

孙飞虎见慧仁大师说得肯定，稍稍松了一口气。论辈份，慧仁是孙飞虎的师叔。慧仁和孙飞虎一样，自幼出家少林。功夫大成之后，慧仁又奉少林住持之命，到了台湾，在那里组建了少林东支。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大举入侵中国的东北。慧仁率领手下的几位高徒，化妆成日本浪人，混到了东京，准备刺杀入侵中土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哪知首相府高手如林，防守极严，慧仁虽然三探首相府，但都没有机会下手。他知道，一但刺杀不成，白白送命不说，再想得手，就难上加难。所以他思虑再三，决定再寻机会，一定要争取出手即成功。哪知就在这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中原心脏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开始实施。日本特工部派出一批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先行打入大别山，目的在于刺探、搜集大别山区中国抗日军队及武装力量的情报，了解大别山区军事地理形势，提供日方军事指挥机关；再一个就是对付大别山区抗日的武林各派，或暗杀，或收买，或挑起大别山武林各派的争端，引起他们互相猜忌，以坐收渔人之利。慧仁得知，那已到达中原的武林高手中有一个是号称中国通的川岛一郎，暗吃一惊。他知道，川岛一郎融中原武功和东洋武功于一体，创下了打遍日本无对手的威名。他去大别山，将会给中原武林带来灾害。慧仁见刺杀东条英机虽然重要，但首相府戒备森严，未必就能得手。而中原一旦被日本人占去，

无疑是一刀扎在了中国的心脏。慧仁权衡再三，还是悄悄地潜回了中原，将川岛一郎到中原的目的报告给了武林前辈李天虹，也就在这时，川岛一郎在立煌县城东郊的莲花台布下大擂，正企图一网打尽中原武林高手。哪知川岛一郎却被中原武林高手打得大败，最后毙命莲花台。此后不久，日本特工部门又派出第二批特工人员进入大别山区，其中包括川岛一郎的儿子、日本武林高手川岛正一以及特工队长吉野等人。

日本特工部门的第一步计划失败后，李天虹预计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便事先安排慧仁潜入皋城夫子庙，因为皋城是大别山的门户，是进山的东大门，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人已打开长江通道，占领了大别山区的南大门安庆。很快就要进攻大别山。到皋城潜伏下来，只有慧仁才是最可靠的人选。慧仁也知道，日本人进攻大别山，皋城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它既可作为日军东路军的基地，又可作为整个进攻大别山军队的物质军火供应基地。李天虹请他出山，那是考虑再三才行动的。慧仁潜入夫子庙后，以夫子庙的住持身份出现在皋城。暗中到皋城和慧仁取得联系的只有三四个人。孙飞虎是其中的一个。

“师叔，我有个想法，不知可行不可行？”两人谈了一时，孙飞虎说道。

“什么想法？”慧仁问道。

“师叔，川岛正一现在已经开始行动，率部向大别山腹地进军，以配合其它三路日军的行动。此时不管天禄有没有将信送到齐云山，我们也应该行动了。”孙飞虎说道。

慧仁点了点头赞道：“不错，不过不知你有何计划？你先说说看。”

“师叔，这也许是天赐良机，使我长得同皋城日本宪兵司令阿部三郎十分相像。这次进城换上日本军官的服装后，一路上日本巡逻兵都误认为我是宪兵司令阿部三郎。所以我想，我可以借着和阿部三郎长得相似的面貌，再化妆打扮一下，混进九墩塘……”

“怎么！你……要去炸日本人的军火库？”慧仁道。

“师叔，”孙飞虎喘了口气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大别山的十数万军民生命财产，我只好豁出去了。这也应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这一着很好，对日军的打击是够厉害的；只是对你来说，这太危险了，这是冒九死一生的大险啊！”慧仁说。

“师叔！当年你到东京刺杀东条英机时，那危险就小了吗？现在日军已经杀到咱家门口了，我现在的心情和你那时是一样的啊！”

“让师叔想一想，让师叔想一想……！”慧仁拍了拍脑门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半晌方道：“我老了，也许儿女心肠重了一点，你是老僧最喜欢的师侄，老僧一直把你当成关门弟子看待，你要是……”

“师叔！”孙飞虎打断慧仁的话道，“不要犹豫了，情况紧急，不这样就难以拖住川岛正一进攻大别山，拖住川岛一天，山区的军民及李老前辈他们就能多有一天的时间准备，大别山就会减少成千上万人流血！”

“说的对！说的对！你别急，让老僧想个两全之策，既炸掉军火，又能保住……保住……”慧仁似乎在自言自语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显然他是在进行紧张、激烈的思考。旁边的孙飞虎见他额头冒汗，比自己还着急，反而不忍再让慧仁

同意他去九墩塘了。

“好！好！”过了半晌，慧仁抓住孙飞虎的手说道，“你去，你去吧，一定要多加小心，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咱就再想别的办法，师叔可是在等着你回来！”

“师叔……”孙飞虎见慧仁答应了他的请求，心里激动难已。在慧仁的帮助下，孙飞虎又打扮了一番。慧仁左看看，右看看，他这一改装打扮，就连慧仁都觉得他不像孙飞虎了。

“日本话能听懂吗？”慧仁问道。

“能听懂。”

“也能说吗？”慧仁又问。

“也能说。”

“嗯。”慧仁点了点头，又向孙飞虎详细介绍了阿部三郎说话的声调、神态等等。

“那好！你……去吧！”慧仁语重心长地说道，“不要忘记师叔可是在等你回来！”

“师叔！”孙飞虎见慧仁眼含热泪，心里一酸道：“弟子明白！”孙飞虎说罢向慧仁深深行了一礼，便转身又从窗口跃了出去。此时天空漆黑一团，孙飞虎知道，越是这样的天气，日本特工越是巡逻得紧，尤其阿部三郎又和川岛正一立了军令状，阿部三郎是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

孙飞虎虽穿着一身日军服装作掩护，但仍旧避开日本巡逻兵和特工队。一时工夫来到九墩塘的大门前。九墩塘是一座由水面、亭台、房屋等组成的大庄园，它的大门正对着黄大街，门前是一道二十多米宽的河，河上架一座三孔石桥——玉虹桥。据传说这九墩塘是清朝末年，任过四川黎州府台的汪鉴返乡时开凿修建的。水中筑了九个墩子，以纪念他的九房

夫人。他在最大的一个墩子上建造了凉亭小院，院内是青石铺地。整个庄园遍植花草、修竹，处处可见曲径通幽，令人神往。清末翰林王秋士题写的一副楹联，挂在一座飞檐翘角的亭子的红木柱上，上联写道：六城风景，宛似西湖，把酒快登临，四野桑麻收眼底；下联是：两岸园林，曲通南海，凭栏增感触，万家忧乐系心头。这亭子对过有一架木质结构的九曲栏杆桥直达南岸，名叫“九曲桥”。日军进攻六安城时，此桥毁于炮火。阿部三郎自从出任皋城宪兵司令后为了方便出入九墩塘，又将九曲桥修复，桥址稍有变动，改成直通设在九墩塘的宪兵司令部。

后来，川岛正一见九墩塘中的九个大土墩，四面环水，水深数丈，非常安全，便将从武汉和南京运来的大批军火藏在了九墩塘中，从此九墩塘便成了一般人难以靠近的神秘地方。

孙飞虎借着灯光见玉虹桥上布列两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门前的黄大街和与黄大街相垂直的皋城路上也往来如梭地走着巡逻兵。一般人要从这桥上过去接近九墩塘是万万不能。他想了想，当下绕到小东门，趁一队日本兵刚刚过去，便壮着胆子走上皋城路，出人意料的顺利，不多一时便靠近了围有栏杆的塘岸。岸边是一株又一株形如巨伞的垂杨柳。微风吹来，柳枝摇曳，轻轻地飘抚在孙飞虎身上，好似在鼓励他大着胆子过去，不用害怕，胜利就在眼前。孙飞虎也好似胆气顿壮，整了下风纪扣，喀嚓、喀嚓地踏上了青石路。一队又一队来而复去的日本兵，见是阿部三郎独自一个走在塘边，先是一愣，因为平时阿部三郎很少一人在塘边漫步，今日突然出现，大概是查岗。士兵虽然感到意外，但想到川

岛正一率领大队进了大别山，此时皋城兵少将缺，阿部三郎应该多加小心，亲自来查岗巡哨倒也是合乎情理的。众士兵向孙飞虎施了一礼，孙飞虎举手还了一礼，便大踏步走了过去。一时来到玉虹桥。玉虹桥是一座石拱桥，桥有三拱，一大两小，那两个小拱好似桥的一对耳朵，每当雨季来临，塘水暴涨之时，那两个小石拱便成了泄水的通道。九墩塘虽然是塘，但塘的两端各有一条暗洞与淠河的上下游相通，是以流水潺潺，终年不断。每当洪水来临之时，玉虹桥两边形成几米的落差，三个桥拱好似青龙一样，大口喷着水柱，堪称皋城奇景六安一绝。此时，桥上布列两队荷枪的日本兵，微风吹得大耳帽叶一摆一摆的。孙飞虎走到桥头，心里虽然怦怦地跳得厉害，但仍旧鼓励自己，告诫自己，此行事关重大，牵系着大别山十数万生灵的安危。一想到这儿，便大踏步地登上拱桥，日本宪兵一见守城司令到来，当下唰地一声立正敬礼。孙飞虎还了一礼，走上桥头。这时，咚咚咚跑来一名日本军官。孙飞虎心里格登一下，暗想被他识破可就糟了，不料那日本军官来到近前。停住，手一举，“咳依”了一声。

孙飞虎一见日本军官向他敬礼，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咕咚一声落了下来。

“阿部司令，军曹恒路茨郎前来向你报告！”那军曹说着向孙飞虎又施了一礼，笔直地站着。

孙飞虎用日本话告诉军曹恒路，他要查看一下军火库的安全。那军曹双脚一磕，“咳！”了一声。

当下恒路在前，孙飞虎在后，二人看了一库看二库；最后来到那座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三库，恒路告诉孙飞虎，这次皇军进攻大别山所需军火，都在这三库听调。二人在库

内转了一圈，来到一堆炸药旁，军曹说道：“这堆炸药威力巨大，如果一但爆炸，这九墩塘连同三个军火库，也将从皋城消失了。”

孙飞虎点了点头说道：“要多加小心！”

“咳！”那军曹应了一声道：“有我恒路在，就有九墩塘的军火在！”

孙飞虎又点了点头，拍了拍恒路的肩头，恒路受宠若惊地挺直着身子，突然感到关元穴一紧，“哇呀！”一声，趴在地下再也没有爬起来。

孙飞虎一不做二不休，当下拉了一个雷管和导火索，引到门前。这时，他突然发现一队日本兵从玉虹桥上跑过来，直奔军火库。孙飞虎一愣，知道自己这假宪兵司令的身份败露了，不敢怠慢，唰地点上了导火索。火线吱吱地烧着，不多一时就会烧到那堆炸药了。孙飞虎喘了口气，正要飞身离去，不料恒路伸手拉住导火线，身子一歪压住了燃烧着的导火线上，冷冷地说道：

“你休想！”

孙飞虎一惊，这时从桥上冲过来的日本兵已越来越近，孙飞虎也来不及多想，闪身入库，叭地一声关上库门，上了门栓，走到恒路身边，一脚踢开恒路，见他的手脸被火烤得已经不成样子，当下将熄灭的火线又点燃。此时，日本兵正在撞门，孙飞虎抢过一支“歪把子”，对着大门就是一梭子，他边打边靠近窗户，当下破窗而出，对着冲上来的日本兵又是一梭子弹。

突然，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三号军火库爆炸，一股气浪直冲云天。在那气浪的下面，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

接着二库、一库也着了火。爆炸声一声响过一声，一时间九墩塘在爆炸声中一截一截地消失了。

这时，孙飞虎已撤到九墩塘的东南角，见一股气浪冲来，知道不好，随气浪的冲击，一块巨大的木门板落到身边。孙飞虎也无暇多想，伸手抓起门板，想横档在面前遮蔽弹片，哪知那气浪又猛地冲起门板，将孙飞虎顶托了起来。门板有如飞机一般，飞过水塘，向小南海古刹方向飞了过去，飞了几十米才摔落下来。孙飞虎抬头一见古刹森森，是一个藏身的好去处，纵身一跃，轻轻地落在古刹之中。

孙飞虎喘了一口气，正寻思藏身之处，突然一把骨瘦如柴、几乎是皮包着骨头的苍老的手指，抓住了孙飞虎的右手腕，孙飞虎大惊，当下手腕一挣，想用少林寺的“反脱袈裟”法卸掉那只手，谁知那手指好似铁钳似的紧紧扣在他的手腕上，无论他怎样发功用力，也奈何不得那只苍老的、骨瘦如柴的手。

突然，孙飞虎左手一翻，一招少林“开碑手”向那人拍了过去。不料那人不但不躲，反而伸手一迎，轻轻托住孙飞虎的左手。孙飞虎一惊，因为他这一掌打下去，不要说血肉之躯，就是坚硬的石碑也会应手而开，折为几截。然而，孙飞虎打在那人身上，好似打在棉花上，对方居然没有一点反应。心里暗想：当今之世还有功夫如此了得之人？除了李天虹、雪花公主和少林寺几位得道高僧，还能有谁呢？

不料那人笑道：“你这一手，要是你师傅打出，老僧可就有吃不了！小施主，日本人已包围了古刹，你能逃到哪里去？还不快随老僧来？”

“前辈，请问你到底是谁？”孙飞虎见那老僧抓得自己

疼入骨髓，遂问道。

那老僧也不理会，将孙飞虎拉到古刹正厅拍了拍端坐在首席上的大肚子弥勒佛道：“这可是日军宪兵司令给贴的金身，真阿部三郎做梦也不曾想到佛主还会保佑他的对手。”

孙飞虎直到这时才借着微弱的烛光看清那老僧。若不是他说话在先，孙飞虎真以为他是一具枯干了的木乃伊。孙飞虎见老僧拍着弥勒佛塑像，那弥勒佛通身金光闪闪，辉煌耀眼。孙飞虎当下向佛主施了一礼。抬头时见大佛两边挂了副对子，上联是：“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下联是：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孙飞虎觉得这对子特别眼熟，但一时之间居然想不起来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

“小施主！”那老僧见孙飞虎在看那副对联，遂说道：佛主大肚能容，容皋城不容之人，小施主请吧。”老僧说着，也不见他按动什么机关，弥勒佛硕大的光肚皮上居然出现一个洞口。孙飞虎见老僧并无恶意，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那老僧不知又如何一动，肚皮上的小门“叭”地一声关上了。孙飞虎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正茫然之际，突然脚下一动，“咕咚”一声，孙飞虎摔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四下里摸了摸，见是一条石砌的通道，孙飞虎走了一截，被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这才又折了回来，趴在弥勒肚内听了听，见外面没有一点动静，心中暗想：难道那老僧已被日本人抓了去？孙飞虎正挂念着老僧的安危，感到外面有亮光。是那老僧手拿蜡烛走了进来，又给他打开了那肚皮洞门。

“小施主，受惊了。”老僧说着将蜡烛放在壁洞里，关上弥勒的肚皮。

孙飞虎向那老僧施了一礼道：“多谢前辈老英雄援救之

恩！”

那老僧笑了笑：“谢什么，老僧只救了你一时，还没能救你脱离险境啊！小施主，老僧见你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中国人，不像老僧，一生中总是小鸡肚肠的猜疑别人，甚至于自己的师兄弟，犯下了不能饶恕的罪过……”

孙飞虎见那老僧少说也有七十六七岁了，说到这里居然眼圈一红，流下两滴清泪来，便好言相劝道：“大师，人非圣贤，谁能没有错呢？大师也不必介意过去的事了。”

“话是这样说呀！”那老僧叹口气道，“有人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过，那令人悔恨的伤心事却是永远过不去的。”老僧伤心地说，“这些年来，老僧心里一直在……算了，不说了。”那老僧手一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孙飞虎听了听外边，已没有什么动静，可也不好提出马上就走，遂说道：

“大师，如果你老相信弟子，能说给弟子听听吗？也许……也许说出，大师心里会好受一点。”孙飞虎劝慰道。

那老僧上前扶住孙飞虎道：“此事说来话长，老僧也有心将闷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但一直苦于找不到能以一诉的人。今晚老僧听见九墩塘军火库被炸，便走到院中，正想上房看看，也就在这时，你跃了进来。开始，老僧误以为你是阿部三郎。但一见你是右手攀墙，老僧心里疑惑，因为我知道阿部三郎可是个左撇子。”

孙飞虎一惊，没有想到黑夜之中，这老僧居然观察得这样仔细。

“你虽穿了一身日本军装，但老僧料定你就是炸军火的人。也就在这时，老僧发现日本宪兵及特工人员已分头向这

里包围过来，这才将你拉进了庙堂内交手一试，我发现你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你能舍身去炸日军的军火，这一点就令老僧敬佩。老僧敬你是一条汉子，像你师叔慧仁一样。所以老僧感叹之余，想起了多年来的心事。既然你要听，老僧也不妨说给你听一听。”老僧说着，走了出去，到门外看了看，见九墩塘仍然火光冲天，还有轰隆轰隆的阵阵爆炸声传来。老僧叹了口气，才回身关上门，又走进房内，说道：“孙飞虎！”

孙飞虎一惊，心想：这老僧是怎么知道我叫孙飞虎的？

“你不用惊奇，你的名字老僧早就知道。老僧复姓欧阳……”

“啊！你……你……莫非是风火手欧阳天老前辈？”孙飞虎吃惊地问道。

“欧阳天是老僧贱名，至于风火手吗，那只是人家瞎虚火的，不足为怪。”欧阳天说道，“五十多年前，老僧师兄弟共六人，习武昆仑山，我位居第六，备受师傅青睐。哪知就在这时，老恩师又收了一徒，这小师弟是半路改投昆仑派的，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老恩师对新来的小师弟倍加疼爱，不仅在武功上，就是在生活上，都受到老恩师的厚待。我心里不服，一气之下，便时时刁难那位小师弟，不住的设法折磨他，难为他。谁知那小师弟不但不生气，反而乐意听命。他越是这样，老僧越气，以为他在装样子，故意讨好我。我趁师傅不在之机，仍然时时的出些难题惩罚他，教训他。老恩师后来也发现了这些，训斥过我。在他老人家弥留之际，叫去了老僧师兄弟七人，师傅对我们交待嘱咐了一番话之后，不久便去世了，由大师兄执掌昆仑派。我就向大师兄说，师

傅有一手武林绝招单传给了小师弟。开始大师兄不信，但哪经得住我左说右说，便有些信了。正当师兄弟六人逼小师弟交待出师傅传授的武林绝招时，老僧师叔驾到，狠揍了我们师兄弟六人一顿，最后将小师弟接走，到中原去了。”欧阳天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又道：“这样，老僧在昆仑山忍了几年。一得知师叔仙逝，当下和五位师兄又逼到小师弟门上。几句话闹僵，便动起手来。在昆仑山时，谁也没有将小师弟放在眼里，哪知此时一交上手，居然人人败在他手里。这一回，老僧师兄弟六人更加相信恩师传给了小师弟武林绝招了，便六人联手对付他。眼看小师弟就要败北，师叔的好几个男女弟子赶到了，与老僧师兄弟六人在山上打了几天几夜，最后以小师弟大胜而告结束。自此，师兄弟们彻底伤了和气，划地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一气之下，回到昆仑，再也不曾踏上中原半步。只有老僧劝说四师兄、五师兄留下来，监视着小师弟，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技压武林的绝招。一守数年，终归茫然，没有一点线索。后来听说小师弟和师叔的弟子也闹僵了，原因是怪他与老僧兄弟交手时，不愿下杀手将老僧师兄弟毙了。老僧得知后，心里虽然凜然一动，但并没有将它放在心里去细细地想一想。如果当初多想一想，老僧也不至于这样痛心，这样愧对小师弟。欧阳天说到这里，流下几滴老泪来。他用干枯的手擦了一下，又接着说道：

“后来四师兄和五师兄也相继回到昆仑山。不久大师兄去世，老僧赶到昆仑，趴在大师兄身上痛哭了一场。以后二师兄、三师兄他们也相继去世，老僧都不曾前去悼祭，密切注视着小师弟，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技压武林的绝招，使老